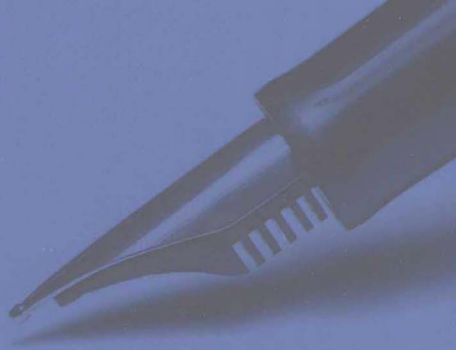




# 梁实秋 莎评研究

李伟昉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实秋莎评研究/李伟昉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7-100-08513-7

I. ①梁… II. ①李…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文学评论 IV. ①I56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422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6BWW005)

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 (20060390772)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梁实秋莎评研究**

李伟昉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513-7

---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8

定价: 25.00元

# 目录

|              |     |
|--------------|-----|
| 序言（关爱和）..... | 001 |
|--------------|-----|

|         |     |
|---------|-----|
| 引言..... | 005 |
|---------|-----|

|                            |     |
|----------------------------|-----|
| 第一章 18、19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概览..... | 008 |
|----------------------------|-----|

|                       |     |
|-----------------------|-----|
| 第一节 18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 | 009 |
|-----------------------|-----|

|                       |     |
|-----------------------|-----|
| 第二节 19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 | 018 |
|-----------------------|-----|

|                        |     |
|------------------------|-----|
| 第二章 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 | 051 |
|------------------------|-----|

|                           |     |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前的莎士比亚接受..... | 052 |
|---------------------------|-----|

|                                  |     |
|----------------------------------|-----|
| 第二节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莎士比亚接受..... | 067 |
|----------------------------------|-----|

|                           |     |
|---------------------------|-----|
| 第三节 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价值取向..... | 092 |
|---------------------------|-----|

|                    |     |
|--------------------|-----|
| 第四节 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 100 |
|--------------------|-----|

|                      |     |
|----------------------|-----|
| 第三章 梁实秋核心文艺思想片论..... | 106 |
|----------------------|-----|

|                      |     |
|----------------------|-----|
| 第一节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的坚守..... | 106 |
|----------------------|-----|

|                    |     |
|--------------------|-----|
| 第二节 梁实秋人性论再认识..... | 123 |
|--------------------|-----|

#### **第四章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亲缘关系论..... 135**

##### **第一节 梁实秋选择莎士比亚的外在因素..... 136**

##### **第二节 梁实秋钟情莎士比亚的内在因素 ..... 144**

#### **第五章 梁实秋莎评的基本内容..... 160**

#### **第六章 梁实秋莎评特色论..... 172**

##### **第一节 浓郁的人性论色彩..... 172**

##### **第二节 学术史的视野与对总体研究的关注..... 182**

##### **第三节 温和理性的均衡感..... 193**

#### **第七章 梁实秋莎译本的特色与贡献..... 202**

##### **第一节 求真的翻译态度..... 203**

##### **第二节 节制式翻译实践..... 223**

##### **第三节 梁实秋莎译本的贡献..... 234**

#### **结语：梁实秋莎评的意义..... 243**

#### **梁实秋主要研究资料（1981—2011）..... 248**

#### **主要参考文献..... 280**

#### **后记..... 284**

# 序言

## 关爱和

李伟昉博士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多年。其在曹顺庆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2007年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回河南大学工作后，伟昉提出挂在我名下进行两年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很快他就确定下了科研课题，进入研究状态。这个课题最终结出的果实，就是这本《梁实秋莎评研究》。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其早年考入清华大学，与闻一多是同窗而兼诗友。1923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选修白璧德教授的“16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等课程，从而“由极端的浪漫主义，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1926年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新月派”的主要成员，1935年创办《自由评论》。1949年到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1987年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结缘，缘于胡适。1930年，一向热心于翻译事业、倡导读第一流书的胡适，就任由庚子赔款建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构想过庞大的翻译计划，

其中就包括翻译《莎翁全集》计划。据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一文记述：“（胡适）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我立刻就动手翻译，拟一年交稿两部。没想到另外四人始终没有动手，于是这工作就落在我一个人头上了。”独自担纲《莎翁全集》翻译重任的梁实秋也因为战争等种种原因断断续续地工作，直到1968年，计翻译剧本37册、诗3册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前后用时38年。此后，梁实秋又用7年的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而此前，梁实秋另外一部为世人看重的著述是《远东英汉大辞典》。

伟昉博士的《梁实秋莎评研究》，从18、19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过程入手，主要围绕梁实秋文艺思想、梁实秋莎评的内涵与特色、梁实秋莎译的贡献展开论述。莎士比亚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对莎士比亚的认识，不管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经历了一个由表面走向内在、由疑问走向神圣、由通俗走向经典的过程。正像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译者和评论家心中都有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梁实秋是现代中国唯一一位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莎评专家，他的翻译及其大量莎评文章，对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国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观察与分析莎士比亚在欧洲和中国的传播，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与接受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改造、移植和扬弃等变异现象。以梁实秋的莎译和莎评为个案，我们可

以体味到学术兴趣和坚韧毅力，在学术事业成功中的作用和意义。这些都是本书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在此之外，作者还以在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告知并解读了诸如莎士比亚标准的中文译名来自梁启超、鲁迅对“新月派”人性论的批评等有趣的文坛掌故。本书对中国现代两位莎士比亚的翻译大家朱生豪与梁实秋翻译风格加以比较，又使我们对信、达、雅的翻译三要素有了新的体味。

序言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在河南大学辛勤耕耘一生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刘炳善教授。刘炳善教授自称自己对莎学事业具有一种宗教徒似的虔诚精神，从63岁高龄的1990年开始，用18年的时间，编成《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的正编和续编。刘炳善教授在《为了莎士比亚》一书中写道：“在这18年中，我在自己所写的将近9万张卡片中，贯注了我对莎剧的痴迷和热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一点一滴地体会和欣赏着莎翁的奇思妙语和微言大义，感觉好像是考古工作者在田野上用小铲一点一点剥开泥土，露出一个又一个细节，最后在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古代雕像。”刘炳善教授认为：在攻读莎剧中，印象最深的是莎翁对人性、对人心灵深处的洞察。文学是人学，作者和读者之间感情互动。注释莎剧也是如此。“对于莎剧的词语成千上万次查阅注释，时间久了，会自然产生一种‘语感’（speech feeling），感触到专属于莎士比亚的‘语境’。每天早晨开始工作可以感觉到自己在进入莎士比亚以其特殊、独创的语言所构成的精神氛围。”

世界有了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变得丰富多彩；莎剧莎评有了朱生豪、梁实秋等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劳作而流传广远；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河南大学，因为有了刘炳善、李伟昉这样薪火相传的学者而弥久常新！

是为序，与同道共勉。

2011年7月18日

# 引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梁实秋颇为冷漠，不屑研究。但近些年来，有关他的传记、批评渐渐多起来，并且已有关于他的研究专著行世。然而，在比较文学视野里，对于他对莎士比亚的批评接受、关注焦点、批评特色及其在中国莎士比亚批评领域里的贡献和价值，迄今仍然缺乏充分的认知，更缺少深入细致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探究。我国著名外国文学学者戈宝权先生 1982 年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时特别强调说：“在这里应该指出的，就是随着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不断被译成中文，‘新月派’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如梁实秋等，‘第三种人’如杜衡之流，都大译其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或大写其论莎士比亚的文章，他们不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介绍和评论莎士比亚，就是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进行各种歪曲，这不能不引起鲁迅先生的愤慨。于是鲁迅先生在 1934 年用笔名‘苗挺’先后写了《“莎士比亚”》及《又是“莎士比亚”》等文，对这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进行了驳斥。”<sup>[1]</sup>

---

[1] 戈宝权：《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8 页。

显然，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学会副会长曹树钧先生在2006年的一个莎士比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致开幕词时披露，当年曹禺就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位莎学专家说，梁实秋值得认真研究，他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以及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

的确，梁实秋是现代中国一位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也是一位著名的莎评专家，他的翻译及其大量莎评文章，对于我们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国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要梳理、总结百年来中国对莎士比亚介绍和批评的历程和特点，缺少了梁实秋这个环节，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和缺失。梁实秋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翻译、评论莎士比亚，就注定与莎士比亚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终生事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实秋的莎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论及的内容和范围也相当广泛；不仅富有学术性，而且迥异于同期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学者和作家的莎评，具有独特的鲜明个性。本书在宏阔的中西方莎士比亚接受与批评史的比较视野下，首次在国内对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独特接受及其莎评作了较为详尽、系统的学理研究，揭示了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彰显了梁实秋莎评的内涵与特色，探讨了其译文形态与批评态度的内在联系，客观公允地评价了他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与批评史”上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意义。这一研究无论在推进学界对梁实秋莎士比亚研究价值的进一步探讨方面，还是对梁实秋这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批评思想的深入阐释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界也不无借鉴和启迪意义。

本书在研究中注重文献资料的梳理，力求从文献资料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同时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细读并重，论而有据，理据结合。本书更注重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的方法，并附以阐释理论、接受理论作深入阐释。当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贯穿始终。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02年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已将梁实秋早年发表的包括莎士比亚评论方面的重要文章均收录在内，所以，本书所引用的有关重要文献材料，除个别来自其他文献外，主要来自该文集。

## 第一章 18、19 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概览

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的戏剧作品是一座巨大而神奇的艺术宝库，是欧洲戏剧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的伟大代表。他的作品自问世迄今，被历代学者、评论家、作家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其中既有众多热情的赞赏、公允理性的认知，又有片面的指责和否定，甚至恶意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部形形色色、洋洋大观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一部浓缩着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理想、欣赏趣味的莎士比亚接受史。这段漫长而有意味的批评史和接受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完整地理解莎士比亚艺术的本质和特色，而且让我们更清楚更理性地感知“经典”诞生的风雨历程。

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莎士比亚近四百年来在西方的传播与批评做系统的梳理，只是想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对莎士比亚在 18、19 世纪西方的接受与批评情况做一概览。我们之所以选择、聚焦在这两个世纪，主要是在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过程中，18、19 世纪是最重要的、绝对可以大书特书的两个阶段。正是在经历了这两个世纪最杰出大家们深刻的也是最经典的接受和评论，莎士比亚才最

终走向了世界，成为受到全世界人民广为热爱的著名戏剧家，成为一个具有说不尽魅力的经典神话。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实际上是欧洲的代称，因为18、19世纪的欧洲在文化艺术领域居于引领世界的中心地位，它左右着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所以欧洲代表了西方。而欧洲最核心的国家则是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等。由于我们梳理的重点是莎士比亚在英国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接受评论状况，因此，我们自然聚焦在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三个国家身上。当然，限于篇幅，我们的探讨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部分恰恰是举世公认的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为了更好地认识莎士比亚在中国接受的过程与特点，我们有必要先概略地了解一下这些被举世公认的西方莎士比亚批评史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们在比较中深化认知所需的世界视野与背景知识。

## 第一节 18世纪西方莎士比亚批评

梳理莎士比亚在欧洲的接受，首先需要了解一下早期英国评论界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从莎士比亚去世到18世纪，本·琼生（1572—1637）、德莱顿（1631—1700）和塞缪尔·约翰孙（1709—1784）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三大莎评家。1623年，即莎士比亚去世的第七年，著名戏剧家兼学者的本·琼生用诗歌的形式，写下《题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遗著，纪念吾敬爱的作者》，作为第一个莎士比亚戏

剧集冠首的题词。琼生热情洋溢地赞扬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诗界泰斗”和“戏剧元勋”，并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sup>[1]</sup>这句话常被后人所引用，已成为莎评史上的经典名言。这篇题词虽然理论成分不多，但却从此确立了莎士比亚在英国和世界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是迄今留下来的同时代人莎评中最著名的一个历史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德莱顿作为17世纪英国著名的古典主义批评家，他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客观地探讨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主要包括在《论戏剧诗》、《论前一时代的戏剧诗》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剧本序言》三部评论文集中。特别是最后一部，集中表达了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见解。他称赞莎士比亚有一颗通天之心，能够了解一切人物和激情，不愧是戏剧诗人之父，是今古诗人中的诗人，并且从人物性格塑造与激情描绘两个方面对莎士比亚作了最为精彩的评论。不过，德莱顿虽然极力推崇莎士比亚，承认他的伟大，但是由于他的古典主义审美立场，所以对莎士比亚创作中违反“三一律”、悲喜因素混合、幻想常常越出理智的界限、语言夸张、铸造新词异句等做法，又深感遗憾。无论如何，德莱顿的莎评从一定意义上说真正揭开了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序幕。

18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约翰孙，在为《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以客观的态度、合理的标准、辩证的方法、精辟的分析，对莎士比亚的艺术作了总体上的评价与总结。他

[1] 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3页。

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能赢得人们的普遍喜爱，获得超越时空的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忠于普遍的人性”<sup>[1]</sup>，“给具有普遍性的事物以正确的表现”<sup>[2]</sup>。他说莎士比亚超越所有近代作家，“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sup>[3]</sup>，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是“用凡人的语言所表达的凡人的思想感情”<sup>[4]</sup>，真实地揭示了人性最普遍的存在状态。约翰孙的莎评，不仅是18世纪莎评基调中的主旋律，也是后世莎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

上述三位英国批评家的评论，为莎士比亚在欧洲、在世界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下面，我们就莎士比亚在18世纪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接受与批评情况作一个概览。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理性主义的光芒照耀整个欧洲。在这个时代，从批评的角度看，虽说古典主义的审美原则和批评标准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同于17世纪的是，批评家“对古典主义艺术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已经逐渐由形式转向内容，即保留了古典艺术中那些具有更普遍意义和永久价值的观点，而放弃了那些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界说”<sup>[5]</sup>。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莎士比亚评论标准的潜移默化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其显著标志是，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评

[1] 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42页。

[2] 同上，第38页。

[3] 同上，第39页。

[4] 同上，第41页。

[5] 张泗洋等：《莎士比亚引论》下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论开始由古典主义审美批评向浪漫主义审美批评过渡。

在18世纪法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中，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1694—1778）和狄德罗（1713—1784）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古典主义批评家，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虽然十分严厉，但并非一味地否定。伏尔泰对莎剧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三一律”和“得体说”两个方面。他认为，莎士比亚对“三一律”的违背，使他的戏剧有损规律、典雅和真实。他在时间上“把二十年的事情一件件堆砌在一起”，在地点上“从小酒馆一下子跑到战场，从坟墓一下子又跑到皇位”，在情节处理上，把“滑稽和恐怖相互掺杂”。这是一种低下的吸引观众的手段，是“用滥了的、不规则的和无理取闹的手段”<sup>[1]</sup>。对莎士比亚的不得体，伏尔泰的指责就更为严厉了。例如，他认为《哈姆雷特》是个“既粗俗又野蛮的剧本”，甚至得不到法国和意大利最卑微的贱民的支持。“第二幕，哈姆莱特疯了；第三幕，他的情人也疯了；王子杀死了他情人的父亲，就像是杀死了一只耗子；而女主角则跳了河。人们在台上为她掘墓，掘墓人说着一一些与他们身份相互吻合的脏话，手上还拿着死人的骷髅头；哈姆莱特王子以同样令人厌恶的疯疯癫癫的插科打诨来回答他们的可鄙的粗话。……哈姆莱特、他的母亲、继父，一起在台上喝酒，大家在桌旁唱歌、争吵、殴打、厮杀。”伏尔泰气愤地称莎士比亚这部伟大的悲剧简直就是“一个烂醉的野人凭空想象的产物”<sup>[2]</sup>。因此，他对莎士比亚的结论是：“毫无高尚的趣味，也丝毫不懂戏剧艺术的规

[1] 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355页。

[2] 同上，第352页。

律”，他“断送了英国的戏剧”。<sup>[1]</sup>

但是，批评虽则批评，伏尔泰仍然承认莎士比亚是“具有充沛的活力和自然而卓绝的天才”<sup>[2]</sup>，仍然看到了莎剧的艺术魅力，看到了莎剧在舞台上的生命力。尽管他指责《哈姆雷特》荒唐、粗俗、野蛮，却仍然指出其中有一些“无愧于最伟大天才的崇高特点”，“有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有力、最伟大的东西”；<sup>[3]</sup> 尽管他感到莎剧中的人物时常是不得体的，但也看到了“无上光辉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怪异人物，较之现代人的贤智更千百倍的令人喜爱”；<sup>[4]</sup> 尽管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一个“混沌的世界”，但又认为其中有“万道金光”，尤其说“他的天才是属于他的，而他的错误是属于他的时代的”。<sup>[5]</sup>

狄德罗和伏尔泰一样，也认为莎士比亚是个天才，有伟大的一面，但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最大弱点是缺乏教育民众的作用。他对《哈姆雷特》大为不满，指责它荒唐无聊，不仅不能提升公众的欣赏趣味，反而使公众的欣赏趣味变得更为低下。本来，狄德罗素以其戏剧理论著称于世，他对莎士比亚的评论理应受到重视，但因其个人的和时代的欣赏趣味的局限，使他无法真正走近莎士比亚。

当然，也有不少法国批评家为莎士比亚辩护，例如巴西蒂，他驳斥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指责，认为伏尔泰仅仅靠被他曲解且翻

[1] 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347页。

[2] 同上，第347页。

[3] 同上，第352页。

[4] 同上，第351页。

[5] 同上，第358页。